



回井崗山

——老蘇區通訊選集之一——



中南日報書店出版

目 錄

回到井岡山……………	江壁 李坤 白丁 王戈 曹榮錫 (一)
走過前中央蘇區……………	張海潮 (一〇)
拜訪紅色故都——瑞金……………	嚴慰冰 (二一)
紅色堡壘……………	趙鏗 茹志鵬 (二五)
從長夜到天明……………	曉光 孫燁 方德 王點 (二九)
嶺上的紅旗……………	劉德源 戈楓 雲登
——黎苗人民翻身的故事——……………	江清 (四五)
紅軍老戰士……………	曹欣 苗立柱 于潤藻 丘岳 (五四)
紅軍老祖……………	(六二)
一片深情話當年……………	白丁 王戈 李坤 江壁 曹榮錫 塘江 (六四)
革命領袖故鄉訪問記……………	劉本初 蕭玉 蕭屹 李同英 (六九)
	王曼 陳貨

回到井岡山

江蘇 李坤
白丁 王戈 曹榮錫

十月二日，我們上了井岡山。

井岡山的中心地區是大小五井，這是隱蔽在叢山裏的五個小小的村落，因為山高，經常雲霧瀰漫，烟雨濛濛，見到太陽的時候很少。

一 子弟兵回來了！

和陰暗的天氣一樣，紅軍北上以後的十幾年頭，這裏的居民一直過着暗無天日的的生活。現在人民解放軍邁着雄武的步伐，帶着勝利的歡笑回來了。冷靜的村落立時騷動起來。

十月五日下午，連綿不斷的細雨停了，太陽從濃雲後面放出光芒。這時我們開到大約有二十戶人家的大井。剎那間，老年人拿着長烟桿，年青人丟下手裏的鐮刀，女人抱着孩子，從屋子裏，從稻田上，從洗衣的河邊，急急忙忙地跑出來，在我們四週圍攔。大家擠成一堆，笑的笑，嚷的嚷，不知道話該從什麼地方說起。老倭們眼巴巴地圍着戰士們看，看他們的武器、服裝以及隊伍中那面鮮紅的軍旗。他們說：『跟以前紅軍不一樣了，武器、服裝比以前強得多。』有的說：『還是跟紅軍一樣，一樣

好，一樣和氣。」他們給我們講當年共產黨和紅軍英勇鬥爭的故事，講十幾年來反動派對老蘇區人民進行殘酷屠殺和血腥統治的情形；我們給他們講目前勝利形勢，講解放軍這些年的英勇鬥爭，以及新中國的光明景象。隊伍在那裏停留了兩個鐘頭，始終沉浸在一片激昂歡樂的情緒裏。我們離開時，許多老倭還跟着我們隊伍，邊走邊談，一直送出了村子口。

途中我們又經過中井，這裏在反動派的若干次摧毀下，祇剩下三四戶人家了。老倭們遠遠望見隊伍，就趕忙拿着茶壺茶碗站在路邊，迎着匆匆經過的我們，笑嘻嘻地讓喝茶。

二 三座墳

井崗山上小井村北，靜靜地躺著三座荒墳，周圍長滿了野草，塚上積滿了落葉。二十年前，有七十多個人民英雄在這裏灑下了他們的鮮血。

早年曾經當過蘇維埃政府中土地委員的柳辛林老倭沉痛地告訴我們這三座墳的歷史：

一九二八年一月，國民黨匪軍像一羣瘋狗似地攻進了大小五井，到處搶掠燒殺，殺人殺紅了眼，連八十多歲的老婆婆，在襁褓中的乳兒，也都逃不了被他們用手槍打死、用刺刀戳死的毒手。

那時候，紅軍醫院就在現在申和昌飯館的那個地方，裏面還躺著七十多個在歷次戰鬥中光榮地負了傷的紅軍戰士，因為行動不方便，便沒有來得及隨大隊衝出重圍，被國民黨匪軍發現了，一陣推拖，用槍托子又是打又是擡的，把他們逼到村北的這塊草坪上，有的重傷同志幾天沒有換藥，委實支持不住了，便昏跌在地上，匪軍這時竟絕滅了人性，架起機槍向他們一陣狂掃！這些曾經為人民流過血的英雄鬥士就這樣倒下去了，他們的鮮血把這塊土地染得通紅！

那些屠夫們殺害了這些英雄們後，把屍體橫七豎八地扔在三個土坑中，蓋上幾畝土，就揚長地走了。十幾天後，有老倭回到這裏，才沉痛地把他們掩埋了，到四五月間，彭德懷將軍的隊伍重回小井時，給他們修起三座小小的墳墓，紅軍的黨代表鄧遠廷等同志親自在墳前舉行了祭禮。

紅軍北上抗日後，井崗山一直在國民黨反動派血腥統治之下，這三座墳前就再沒有人敢來，於是周圍的野草越長越長，塚上的落葉一天比一天堆得更高。

日子過着，多麼漫長的黑夜呵！這七十多個人民烈士，在地下已經沉睡了二十

年。

今天，當年的屠夫已經在人民軍隊的鐵拳下粉身碎骨，這七十多個烈士的千百個兄弟回到這革命聖地來了。十月六日中午，解放軍四二六團三連全體指戰員和老倭們，沉痛的站在這經過了二十年風雨剝蝕的三座烈士塚前，激動地說：

「我們給你們報仇來了！」

獻上花圈後，全體軍民一齊高舉起臂膀，千百個喉嚨合成一聲巨響，喊出了從心裏發出的誓詞：

「堅決將革命進行到底，爲死難烈士報仇！我們要以解放全中國的勝利來紀念死難的同志！」

三 永遠記住血海深仇

井崗山的羣衆見了解放軍，都紛紛訴說着十幾年來反動派帶給他們的苦難。一九二八年一月，反動派打過來時，把這一帶房屋燒燬個精光。一次燒不完的再燒第二次，兩次燒不完的再燒第三次，有的房子燒了四次才燒完。燒茨坪時，李春發在山上，眼看自己的兩棟房子和一個舖子被燒了。小井所有的房子都被燒光，只有現在的申和昌飯舖僥倖保存下來，那是因爲反動派住在那裏的關係。反動派臨走時還不肯放鬆，最後又放了一把火。飯館老闆把被烟火熏得烏黑的梁和樓板指給我們看，那是反動派暴行的遺跡。在這裏，你和我的區分是很淡薄的，只有敵我的區分，只有階級與階級間仇恨，主宰着一切。所有一切反動派的暴行在井崗山父老們的心裏，種下了更深的仇恨的根。

反動派三次圍剿時，大部份老百姓都躲到山中去了。正是嚴冬季節，山上的雪有

一兩尺厚，老倭們的腿都凍腫了，但他們寧願在山上忍饑挨餓，吃糠，吃野草，卻不願把自己送到反動派的手裏。大井的老倭鄒少昆，就曾在山上吃過三四個月的糠。凍死、餓死、病死的真不知有多少了。曾經當過茨坪區蘇維埃秘書的黃隱龍夫妻兩個，便是雙雙凍死的。誰如果受不了山上的艱苦，回到井子裏來，立刻就有遭受屠殺的危險。

僅一次，反動派便在大小五井屠殺了二百三十多人，在茨坪殺了一百多。不但青年男子被害，老人家、婦人家、小孩子也一樣不能倖免。大井的鄒少垣悲憤地告訴我們：他家裏就被殺了五個人。李春發的伯母和嫂子也是叫反動派捉去，逼帶路，她們不帶而慘死在屠刀下的。茨坪附近有許多屍骨被野狗扒了出來，但誰還認得那究竟是誰家的父母，誰家的兒女啊！有一次紅軍一批傷員被反動派抓到了，押到禾田中，一陣機槍，七十多個人民戰士全被慘殺了！井崗山的人民永遠也忘不了那血跡斑斑的日子！

四 阻擊和出擊的故事

一九二九年一月，國共黨的軍隊由遂川、永新、寧國、壽縣分四路，向井崗山地區進攻。其中由寧國方面來的一路，向着八面山、黃元界（即在萍界）、京竹山一帶瘋狂的撲來，兵力共八個團。守防線的紅軍彭副總司令的隊伍拚拚湊湊也不過三百

人，淨是土槍，子彈還很少，最多的只有五十多粒。

大小五井距離這個防線有二十里路的樣子，算是個後方；但由於戰士和人民是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的，前方的戰士們英勇抗擊着敵人時，大小五井的老百姓便熱烈的支援着自己的部隊。白天敵人把工事打壞了，晚上老百姓就自動去幫着修。每晚都是這樣，多的有二十多個人，少的十多個人，還幫着治傷號，幫着往陣地上送水送飯。日裏用自己的米做米糕、米菓，送到山上給戰士們當點心吃。由於紅軍勇猛的阻擊與老百姓的熱烈支援、配合，獲得了很大的勝利，阻擊了優勢敵人七天七夜的進攻。

下莊的范啓貴老倌，告訴我們紅軍時代（一九二七年）一次出擊的故事，他說：「在沒有出發以前，我們都準備好爆竹，大一點的爆竹就插在竹桿或者鐵棍子頭上。小夥子抗上扁擔、竹床，準備着救護傷員。這次的出擊，咱們的紅軍只有八九百，武器更少，沒有槍的便拿着鐮刀、殺猪刀，每個人胸前都繫着一條紅布條子。一切準備妥當了，毛主席便在集合的羣衆中間講話：指示我們要從白軍手裏奪來他們的槍砲，來武裝我們自己。在他懇切的號召下，大軍齊聲歡呼着「同意」。

隊伍走在前面，老百姓跟在後面，離永新城不遠的地方，就跟白軍接上了火。進了永新城，爆竹「砰砰」的助起威來，殺聲震天價響，吓的白軍倉惶鼠竄，槍、子彈，遍地都是。我們挑起武器，帶着俘虜的白軍縣長張開揚，便從原道往回走。以後出擊的同數太多了，什麼藻林啦、秦和啦、遂川啦，我們都打過。由於紅軍的勇敢和

老百姓的配合，每次我們出擊總沒空着手回來。」

五 分大洋

一九二九年一月，國民黨匪幫向井崗山進攻，井崗山的老百姓，便跑到山裏過着苦難的日子；吃草根渡命，用雪塊解渴。這樣的生活過了三個月，彭軍長（卽彭副總司令）帶着紅軍又回來了。知道是紅軍回來，老百姓紛紛跑下了山，見了自己人，忍不住心裏發酸，滿眼眶子的眼淚。紅軍見父老們沒吃、沒住，瘦的不像人樣，更是覺得難過。老百姓哭了，紅軍戰士也哭了，彭軍長更止不住的眼淚往下淌。停了片刻，他便毅然決定了把軍費拿出來救濟羣衆，並分遣同志們到山裏去找老百姓回來。當羣衆聽到自己人喊着：「老倭們！自家的隊伍回來了，有花邊發（江西土語，卽銀洋）！」便先後趕回來了。彭軍長給大夥說：「你們都吃了苦，現在每人發給大洋一塊，留着買油鹽吃吧！」就在茨坪西邊的小板橋上，讓老百姓排着隊，過一人給一塊大洋。有二百多個老百姓都分得大洋了。一九二九年過年時，紅軍發給沒有肉吃的老百姓每人二斤肉。這些過去的瑣事，在老鄉們心中成了一段溫暖的回憶，母親告訴她的兒子，哥哥告訴他的弟弟，一直到今天，還是在井崗山一帶普遍的傳誦着。

六 懷念

在這種血腥的統治下，在漫長的黑暗的歲月裏，井崗山人民熱烈的懷念着他們的紅軍，期待着他們自己的隊伍。李春發說：「十多年來，我們在這裏受苦，心裏總想着：『紅軍怎麼還不回來！』」他們知道紅軍還要回來，他們相信紅軍一定會回來，『紅軍還要回井崗山』這個信念牢不可拔地暗暗流傳在大小村落中，有時透過算命的、看相的神祕的話語，悄悄地傳到人們的心裏，這一壺強的信念鼓舞着苦難中的人們，它時時震撼着統治者脆弱的神經。

最近一兩年，有人運木料到南昌去賣，聽見一些消息，回來就告訴別人：『紅軍在江北跟反動派打呢！遲早要回來的！』大軍過江的消息，很快就傳遍每一個角落，人們心裏有說不出的興奮。以後又聽得『到吉安了！』『到泰和了！』『到遂川了！』大家坐在山棚裏盤算着：『該來了把？』『什麼時候來呀？』井崗山的人民像年老的父親盼望自己的兒女一樣，是多麼殷切的盼望着他們自己的隊伍啊！難怪這次鄒永貴老表一見了解放軍，興奮得滿臉通紅，嘴唇動了半天，才說出了一句：『你們一直到今天才回來！』一位老婆婆熱情的說：『夜晚想白天想，望了十七年，終於把你們望來了！』紅軍家屬李振居倆老，一把拉住我們，便眼淚汪汪的訴起滿腔冤苦：『你們走後，我們好苦啊！白軍見了人就殺，把我的房子也燒了，四、五年都在山上搭草棚

住，……這會總算熬出了頭，窮人又該翻身了！」

井崗山的羣衆高興，回到井崗山的部隊也高興，最值得高興的是今年巧逢着『雙喜臨門』，一位周老俠滿面笑容地告訴我們：『這就再也吃不了白軍的虧啦！你們說巧不巧呢？今年的莊稼也是二十年來第一個好年成，比上年能多收三成。』他樂得幾乎是閉着眼睛說：『毛主席領導的軍隊來了，共產黨來了，我們就有好日子過了！』

（轉載江西日報）

走過前中央蘇區

張海濱

記者此次隨軍進入土地革命時期的中央蘇區，走了兩個月，重逢了久別的前蘇區人民，所見所聞，深深體驗到前蘇區人民的高度熱情，國民黨匪幫在這裏製造的慘絕人寰的血腥罪惡所加於前蘇區人民頭上的深重災難，及解放後羣衆歡欣鼓舞重新以主人翁姿態站立起來的戰鬥氣魄，所有這些，都在我腦海裏留下強烈的印象。

(一) 從吉安到贛州

我軍對贛南的進軍開始了。

八月六日下午，我們離開吉安，當晚宿於離吉安城四十里的易家莊，這村都姓易，我們住在一個老太太家裏，老太太頭髮斑白，年近七旬，滿滿慈祥皺紋的臉上堆滿了笑容，原來她是一個紅軍嫗嫗。她說：『我的兒子叫易猛子，民國十九年參加紅軍的，同志，請給我帶個信，只要他寫封信回來就行了。』同志們安慰着她：『老婆婆，不要掛念吧，我們回來了就同你兒子回來一樣，我們一定給你帶信的。』翌晨，出發了，老太太倚着拐杖送到門外叮囑着：『同志，不要忘了他叫易猛子啊！』『老婆婆，我們不會忘記的』。(編者註：如有同志知道易同志消息的，望代通知)。

八月七日，從泰和城下渡贛江，沿公路前進，大家發現了一個情況，就是公路兩旁都放着有熱氣騰騰的茶水，我們是走在前面的，沒有任何人通知，但公路兩旁羣衆却紛紛自動的爭相挑送茶水到公路上來，特別是些婦女，她們赤着腳滿頭大汗的往公路上挑：『同志們，喝茶呀！』是的，茶，每桶都放了綠蔭蔭的茶葉，行軍在盛暑，茶水比任何東西都寶貴，戰士們讚美着：『真是老蘇區！』

八月八日上午，抵沙村，沙村是泰和縣南部的一個集鎮，我們找到一個小木匠舖想休息，主人是個近四十歲的女人，她特別親熱，我們一走進門，她連忙放下正在吃奶的小孩，說：『同志們辛苦了，請坐。』當我們說明來意後，她笑着說：『門板有的是，開水早準備好了。』她連忙給我們倒開水搬門板，像招待什麼佳賓似的，搞得我們怪不好意思。休息下來後，我們開始談天了，原來女主人是土地革命時期的鄉蘇維埃代表，她還是個軍屬哩，她的哥哥參加紅軍長征了，她說：『我們曉得共產黨的，共產黨爲着勞苦工農，你們回來了，我們就好了』。

下午繼續前進。從沙村向前走，四週都是巍峨的高山，公路修築在山上，山很秀麗，有的山峯很雄偉，山谷裏清清的溪流聲淙淙，白粉牆上，土地革命時期的大紅字標語矗立在人們面前：『打倒帝國主義』『推翻國民黨統治』『擁護全蘇代表大會』，這是中國人民歷史的光榮。

八月九日上午，路經老營盤，到了興國縣境了。老營盤發生了這樣一件事：原來

在我軍未到前，老營盤人民即紛紛準備好茶水，然而在我軍前面先到的，却是潰退下來的國民黨匪軍，羣衆把茶水紛紛潑起來：「不給他們喝！」匪軍無恥的到處搜，有的被搜出來了，匪徒們老羞成怒，把羣衆暴打一頓，當我軍抵達時，發現圍攔來的羣衆中有的頭青鼻腫，羣衆說了後，戰士們咬牙切齒了：「同志們，加油，追！」

大雨傾盆，戰士們一口氣的追上前去了，雖然道路泥濘，路基多被國民黨匪幫挖壞了，但戰士們這口氣無法發洩，許多戰士被路滑的跌下去又爬起來，跌下去又爬起來，不顧一切連夜向前追。

我們掉隊了。

前面就是敦圪。興國縣的幹部是先走的，我們碰着了興國縣委書記楊銳同志，他告訴我這樣一件事：「當我們走到敦圪時，看見羣衆在那裏搶修被國民黨匪幫破壞的公路，有個同志微笑的問了：『老倭，是誰叫你們來修的？』修路羣衆抬起頭來，態度很嚴肅：『你們爲什麼叫我們叫老倭？爲什麼不叫同志？誰也沒叫我們來，是我們自己來修的。』你們要注意呀！要叫同志，不能叫老倭。」

到了興國城了。興國城前天才解放，但我們看不出興國城是個經過戰爭剛解放的城市，城裏比過去任何節日都熱鬧，兩天來，從天亮到天黑，縣人民政府的房子裏和院子內始終擠滿了人，人們不是要報告情況就是要幫助工作，或者是訴述苦衷，縣長李貽樹同志到任兩天，整天整晚忙不開交。從四面八方擁進城來的羣衆擠滿了大街小

巷，他們不是挑一擔蔬菜便是挑一擔梨，但他們並不注意做買賣，主要的是要看一看回來的子弟兵——人民解放軍的戰士。一個挑梨的婦女站在街旁看着人民解放軍的行列，一個買梨的上前問：『梨幾多錢一斤？』『不賣不賣。』她頭也不回。『爲什麼不賣？』『不是賣的！』一個老太太走到一個擔架上的病號同志的面前，像慈母愛護親兒一樣的摸摸頭，又摸摸手，淚珠從她那慈祥的眼睛裏掉到病號同志的臉上，她又用袖襟輕輕去揩乾。這是真誠的熱愛，這是蘇區人民積鬱了十五年才迸發出來的情感。

在前蘇區人民的熱情鼓舞下，戰士們一直的追向前去，於是我們也得不到休息，八月十一日，我們繼續向贛州前進。很快即抵贛縣縣境。翌日拂曉，快到南塘了，因爲公路被破壞，又要涉水，大家顯然很疲乏。在離南塘三里路的公路上，前面突然發出了鎗聲，接着，又是機關鎗聲，轟轟，迫擊砲也響了，從前面傳來口令：『原地休息』。大家精神隨即奮發起來，誰也不疲乏了，『好，同志們，好好聽，這是最後的鎗聲呀！』原來是前面部隊在南塘和敵人接觸了。進入蘇區後，戰士們最大的苦惱就是碰不到敵人，好像不抓一些俘虜就很對不起蘇區人民似的，現在碰到了，他們是如何的歡喜呀！半點鐘過去了，鎗聲停止，在聽了戰果後，我們慶賀戰士們：『慶祝你們殲俘殘敵，解放南塘。』戰士們說：『對不起，耽誤了半點鐘的路。』前面口令傳來了：『往後傳，出發！』

下午三時，我們到了一個叫水南的村莊，休息了，匪軍是上午十二時才從這裏跑掉的，當我們一進村莊時，羣衆即圍攏來了，『同志們，休息有房子，做飯有柴米。』原來他們就在前幾小時給我們打掃好了房子和準備好了米。在我住的隔壁房子裏，一個老太太抱着一個戰士痛哭起來：『孩子們，你們回來了哇！』十餘年來的深重災難和對子弟兵的盼望，都表現在這個哭聲裏面。

八月十四日下午三時，我們進入贛州城，古老城牆巍然屹立，城裏城外，爆發一遍歡呼聲。

(二) 折往瑞金

贛州住了半個月。

爲了訪問前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的首都，我於九月初乘上了赴瑞金的汽車。

本來贛州到瑞金，一百四十二公里，只要五、六個鐘頭便可以到的，但沿途都碰到阻礙，許多橋樑都被國民黨匪幫潰逃前瘋狂破壞了，長達六百公尺的寧都大橋，全部被毀無餘。我們從日出一直走到日落。

夜幕降臨，羣山中，公路像一條白帶，汽車經過一段段的曲折山路後，一個高而白的古塔矗立在前而山坡上，塔的下面，羣山環拱着一個古老的城市，同伴們告訴

我：這就是瑞金城。

一宿過去。翌晨，我找到瑞金縣委會和縣人民政府。縣書記張哲同志告訴我：「我們才到幾天，但我們深深感覺到瑞金人民的熱情，部隊進城第二天，幾百個軍烈屬和羣衆從幾十里的鄉下找到縣裏來，『參議會』的大廳擠得滿滿的，大家都來探聽子弟兵的勝利消息。這幾天，許多農民找到這裏來，他們來自各個不同的鄉下，相隔都只有幾十里路，但十五年裏他們從沒有見過面，國民黨匪幫殘酷的特務統治使他們失去了自由。現在，他們不約而同的來了，見面了，他們是那麼熟識、親熱，許多人互相抱頭痛哭，這種熱情深深使我感動。」

第三天，我作了沙州壩的旅行。

沙州壩，瑞金城西北十里，是周圍圍繞許多村莊的一個較大的村莊，它是土地革命時期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所在地。

到了沙州壩，我找到了土地革命時期該村的支部書記，他姓楊，五十多歲了，我們一同走到村子前面，他告訴我：前面那個白房子是土地革命時期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的土地部，右側是當時的工農檢查部，後面是當時的財經部，村西頭一個瓦房，就是當時毛主席住的地方。我們走進了他說的毛主席住過的那個房子，房東是個三十歲左右的壯年，土地革命時期他是一個小校，但他還記得許多事情，他告訴我，